

1508

守土硝烟录

——文史资料第八辑

抗日战争资料专辑

濟南軍區
圖書館藏

守土硝烟录

(文史资料第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山东省济宁市市中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五年八月

责任编辑:邵泽言

编辑:蒋力翔

封面设计:李宪荣

摄影:王铁牛

篆刻:萧鹤声

守土硝烟录

(文史资料第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山东省济宁市市中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济宁人民印刷厂印制

*

32开 120千字

济宁市新闻出版局准印证号

鲁济 NCZZ95-048

印数 1—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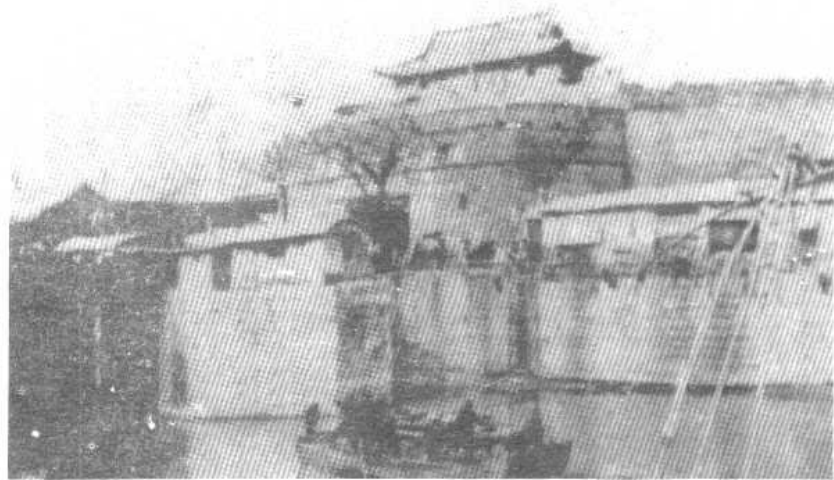
纪念中国抗日战争和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五十周年

日军占领济宁以后，济宁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两幅照片分别摄于1940年和1942年，可以看出日寇统治下人们的衣着和精神状态。



日军占领济宁后，从日本和朝鲜带来大批翻译官。这两幅照片摄于1943年济宁文庙，他们衣冠楚楚，一副占领者趾高气扬的神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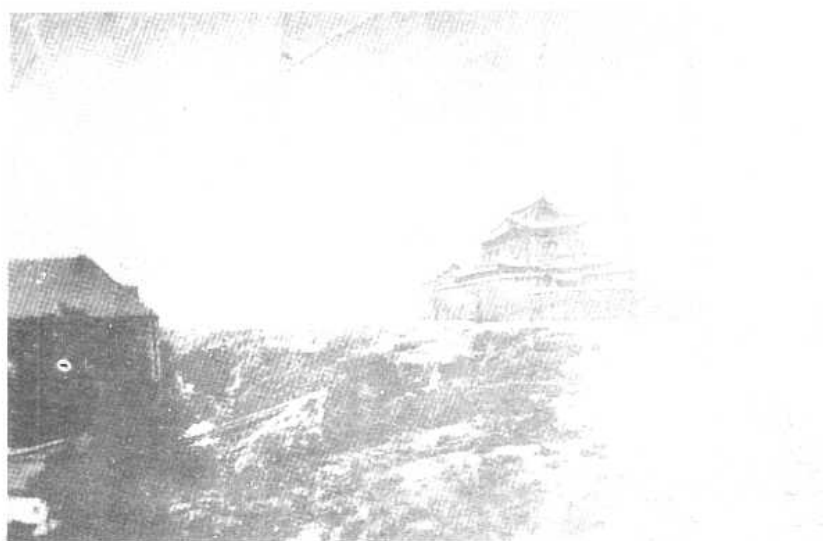
日军占领济宁前，济宁城南门人群熙来攘往，运河里行船悠然游弋，河岸鱼罾高架，一派祥和气氛。



日军占领济宁后，济宁城南门冷冷清清，垃圾填塞了运河，一派萧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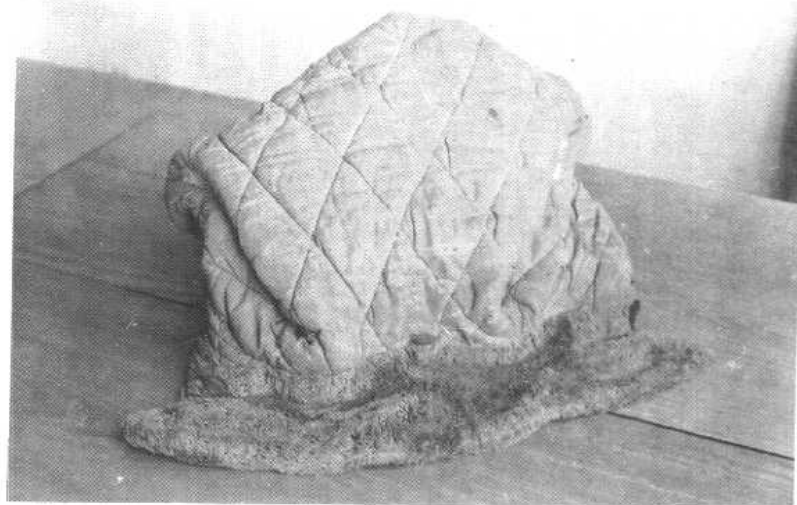


日军占领济宁前，太白楼绿瓦红墙，掩映在苍松翠柏之中，俯瞰大地，风光宜人，是济宁人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日军占领济宁后，太白楼残垣断壁，一片荒凉，一派悲凉。

抗日战争中我军缴获的战利品



目 录

济宁市市中区政协文史资料第八辑《守土硝烟录》

日军暴行录

- 日军在济宁犯下的滔天罪行
 延美 德树 丽霞(1)
- 日军入侵济宁暴行录
 孙伯台 萧鹤声(6)
- 日军在西大寺街的罪行
 李厚恩口述 刘广新整理(15)
- 枪口下的劫后余生
 王德福口述 刘广新整理(19)

济宁人民抗日斗争纪实

- 党领导济宁人民的抗日斗争
 索玉江(27)
- 不屈的济宁人 张纯立(45)
- 抗日烈士吴涛 纯立 岚英 玉江(60)
- 蛇穴蝎窟中的日日夜夜
 ——李效先在泰安渗入敌巢斗争史实
 萧鹤声(70)
- 临危脱险忆当年 蒋曙晨(86)
- 农场学生怒杀日本教官
 赵亚夫口述 袁静波整理(91)
- 日伪种马场两次失马群 袁静波(95)
- 武工队“借”药记
 刘法云口述 朱坤岩整理(99)

第二十九军喜峰口抗日回忆

- 郑旺燕口述 袁静波整理(102)
- 忆绥西抗战 高善成(110)
- 南苑浴血记 **陈永浩**(114)
- 南京大屠杀亲历记 孙晋良(119)
- 鏖战太空痛歼飞贼
- 目睹武汉对日大空战的片断回忆
- 王秉琦口述 袁静波整理(124)
- 洛阳抗战亲历记 孙晋良(129)
- 军校生涯之回顾 扈恒俊(134)
- 襄西会战的回忆 马贵福(141)
- 从军行 谷 峰(144)
- 守土御寇忆当年 **于 昆**(150)
- 鲁班山血战七昼夜 尚作岳(159)
- 战斗中死里求生 **陈清泗**(165)
- 印缅作战见闻录 王秉琦(168)

庆胜利 诉苦情 求新生

- 济宁城区人民欢庆抗战胜利歌谣选
- 郭德海(178)
- 日军统治济宁时期的军政沿革
- 袁静波 黄茂琳(187)
- 日伪在济宁的部分特务组织 孙 敏(192)
- 日本宪兵队概况 朱坤岩(194)
- 毗牙狗 **李效先**(198)
- 小资料汇编 朱坤岩等搜集(201)
- 以史为鉴铭记荣辱 朱坤岩(217)

日军在济宁犯下的滔天罪行

延美、德树、丽霞

1937年芦沟桥事变以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中国大片领土。他们在其占领地建立了极端残暴的殖民统治，沦陷区人民在日军铁蹄蹂躏下过着悲惨的亡国奴生活。济宁城区是日军占领地之一，在这里侵略者同样犯下了滔天罪行，欠下了累累血债。

1938年1月3日，日军第十师团第八旅团队濑武支队进攻济宁城。他们用炮火向城内射击，飞机在城区上空盘旋轰炸，城内硝烟弥漫，火光冲天。国民党第三路军二十九师师长曹福林率部抵抗，激战8日，终因弹尽无援，于10日傍晚弃城西撤。

11日7时许，日军从城墙西北缺口处窜入城内，驱使汉奸沿街叫喊，把居民骗到街上来。有的居民刚出家门，便被日军用刺刀捅死，用马刀劈死。北门里银匠刘振杰被鬼子一刺刀穿死在街心，他的妻子和4岁的女儿哭喊着扑向死者，也被鬼子当场捅死。鞋匠李二、车夫李治水、丰馆杨广成、剃头匠钟六、庆祥永布庄陈瑞林等几十人先后惨死在鬼子屠刀之下。

在南门大街（今古槐路），一队日军由北向南搜索行进。他们边走边抓人，走近南门时，已抓 30 余人。鬼子见南门用砖土屯着，便将这 30 余人全部枪杀。

在晁家街，日军用机枪向聚集在天主教堂门前的居民射击，当场打死、打伤 200 余人。

在西大寺街，日军闯入民宅，见人就杀。回民同胞沙协中和他的 3 个儿子，居民米庆余老少 3 口，沈兆荣兄弟 2 人，马德庆及同院 4 人，都被鬼子惨杀在自己家里。日本强盗还向来清真寺做礼拜的回民同胞开枪射击，打死打伤 100 余人。

在王母阁街，日军用机枪向搬运“洋面”的工人扫射，刹时，尸横遍地，血流成河。有个叫张成顺的汉子被鬼子捉住，扒掉上衣，捆在树上，用刺刀从胸到小腹大开膛，肝肠涂地，惨不忍睹。

日军攻城时，有的居民扶老携幼躲进四周城墙的防空洞（俗称城墙洞子）里，不幸被鬼子发现。他们先用机枪往洞内射击，然后再投手榴弹轰炸，40 多个防空洞全部成了血窟，居民死伤难以计数，不少家庭被杀绝。

日军在进行大屠杀的同时，还丧心病狂地奸淫妇女。他们当着丈夫的面强奸妻子，当着父母的面奸污女儿，上至六、七十岁的老嫗，下至十二、三岁的女童，都成了禽兽们淫虐的目标。总府后街有位刚生下孩子不到一小时的产妇，被鬼子轮奸而死。

1938年1月11日，这是济宁城区人民蒙受巨大灾难的一天。这一天，日本强盗惨杀我父老乡亲约700人。但是，日军在济宁犯下的罪行，欠下的血债还远远不止于此。

济宁沦陷后，日军对居民群众施行极其残暴的法西斯统治。他们首先网罗了一批地痞、恶棍、奸商、市侩以及满清政府的遗老遗少、北洋军阀的残渣余孽等社会渣滓，建立了日伪政权和名目繁多的特务组织，作为他们奴役、屠杀人民群众的帮凶。接着，便强迫居民大兴土木、拆毁民房、兴修工事。据1946年济宁第一次解放期间的调查统计，仅第三区（当时济宁分为五个区），就出差派夫5万多工日，修碉堡六个，挖封锁沟20余里，拆民房八百二十间。居民稍有怠慢，日兵就用枪托打，甚至开枪打死。在城区，日军戒备森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居民群众不论男女老幼，见了日兵就得连鞠三躬，否则杀头。一次有个拉车的农民见到日军，仅因为行礼慢了些，就被活活捅死。此外，日军还在双井街设立了宪兵队，在今公园附近的城墙下设立秘密地下监狱，专门残害我抗日群众。宪兵队内备有各种刑具，所用刑罚狠毒至极。据一位曾被抓进宪兵队，后来幸运放出的人介绍，宪兵队里惯用的刑罚是，先灌辣椒水，然后四个日兵抬起来摔，再用皮鞋踩脊梁骨。还有剥光衣服吊在屋梁上用藤子沾水抽两肋，狼狗噬咬等。把人折磨死以后，塞进盛纸

烟的木箱子里拉到一天门大坑里，泼上煤油，焚烧灭迹。被这样折磨死的居民群众不知有多少。地下监狱阴森岑寂，潮湿异常，臭气难当。只要推进去，就别想活着出来。据统计，仅死在秘密监狱里的无辜群众就有百余人。日军在济宁城区还先后推行“治安强化运动”，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一次比一次毒辣，一次比一次残酷。

日军在占领济宁城区的八年间，不仅对人民群众血腥镇压，而且在经济上疯狂掠夺。济宁城是一个古老的手工业城市，是鲁西南工商业重镇，周围农村物资的集散地。1936年，城区居民在七万人以上，大小坐商2000余家。素以铸铁、打蛋、竹器、面粉、烟草、皮毛诸业著称。日军侵入后，由于战争不断升级，军费开支庞大，军备物资空虚，则对我城市居民实行了敲骨吸髓的压榨政策。他们对各种物资进行垄断，在“兴亚院”、“新民会”以及敌伪各级政权机关设立了“恳谈会”和“经济情报”机构。对各类物资“限量”、“限运”、“限储备”；同时，实行配给制、“适正价格”、“许可价格”、“肃正价格”，加紧对各种物资的征收和控制。有时还利用武力公开掠夺。据1946年济宁第一次解放期间的统计，粮食抢走3百万斤（含乱征乱派部分），皮毛掠走150万张。致使城区人民生活无法维持，有的生产艺人只好携带全家老小流落他乡，有的坐商也另谋生路。造成工厂倒闭，商业萧条，城区经

济大大衰落。1944年，日军为加紧对内地物资的控制，保证新泰、磁窑等地矿产的输出，强迫民工将充（州）济（宁）铁路支线钢轨全部拆除，补到新泰、磁窑铁路线上。至此，充济铁路中断，使城区经济的发展受到很大影响。

日军为巩固其法西斯统治，在占领济宁城区的八年间，还拼命推行奴化教育，妄图削弱人民群众的斗争意志和反抗精神，甘当亡国奴，任其宰割。他们大肆鼓吹“大东亚共荣圈”，宣扬“中日亲善”，“共存共荣”，胡说什么：“日本出兵来中国，是为了救中国民众出水火，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一方面他们派教官到当时的济宁中学任教，对青年学生进行军国主义的奴化教育，一方面组织宣抚班，在城区和周围各乡进行“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反动宣传。此外，他们还在城区大办烟馆、妓女院和赌博场，借此来消磨人民群众的斗争意志和反抗精神。

总之，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宁城区所犯下的罪行，欠下的血债，是罄竹难书的，济宁城区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下所遭受的苦难是述说不完的。在纪念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今天，我们重温这段悲惨的历史，就要振奋民族精神，加强民族团结，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实干，开拓进取，为改革、发展、稳定做出贡献，把我们国家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

日军人侵济宁暴行录

孙伯台、萧鹤声

编者示：

退休干部孙伯台同志生前老有所为，他为文史委搜集整理了大量资料，成绩卓著。此材料是他通过走访、座谈征集到的，约计十余万字。征集的时间是1986年~1990年。被采访者和参加座谈者当时都是60岁到80多岁的知情或亲历的老人，或许现在有的人士已经作古。计有下列各界人士（以访问先后为序）：张志立、胡凤坤、苏发祥、高峰、张继洪、张传礼、陈鉴怀、马德洪、李培信、李宝珍、屈宜贵、王茂兴、白炳公、文延宝、白凤祥、董兴英、陈玉振、孙贾氏、刘素芳、孙厚华、戴广孝、杨德如、谢世兰、王清钧、范福新、房存兰、张广义、陈承惠、路则正、杨金淦、姜生、吴方云、仇福顺、张兆荣、刘万盛、刘世余、马纪明、董立冬、王艮生、李光壁、马尚凯、郭洪俊等。我们在此对上述各界人士谨致谢忱。但由于材料量大，头绪繁多，涉及面广，或一事数人或数次提供，或有牵涉个人隐私等情况，因而正文中请恕我们不能一一逐条注明材料的提供者和当事人的姓名，敬祈鉴谅。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以后，由于华北国民党军政当局执行了消极抵抗政策（除二十九军一